

溧陽宋文蔚編

下冊

評註
文法
津梁

商務印書館印行

評註

文法津梁下冊目錄

運典

借典生情

上兵部李侍郎書

因典寓意

永州萬石亭記

引書立論

張雄字說

舊典新用

遊桓山記

以意運典

對楚王問

將無作有

刑賞忠厚之至論

用典聯合

石禪精舍記

援引比例

漢昭烈論

觸類引伸

知己說

因題運典

養晦堂記

評註文法津梁

下冊目錄



3 2173 5648 8

韓愈

柳宗元

歸有光

蘇軾

宋玉

蘇軾

陳兆麒

陳廷敬

劉開

曾國藩

MT
H14
52

借古喻今 太息送秦少章

以典作證 范蠡論

脩辭

辭意相赴 答陳商書

意清辭雋 答衛中行書

辭氣廉悍 方山子傳

辭旨閒雅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就題點染 愚溪詩序

辭潔體清 零陵郡復乳穴記

辭繁旨縟 卜居

寓辭見意 燕喜亭記

鍊句

蘇軾 蘇軾

韓愈 韓愈

韓愈 韓愈

蘇軾 蘇軾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

屈原 屈原

韓愈 韓愈

轉折清雋 思政堂記

疊句遞轉 遊褒禪山記

長句包小句 復彭麗生書

句法疏落 送石處士序

句調雋逸 鈞錡潭西小邱記

長短相間 送劉椒雲南歸序

句法勁折 蘇氏文集序

句法變化 原才

鍊字

用字轉換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以字立柱 日喻

以字爲關鍵 寶繪堂記

曾鞏

王安石

曾國藩

韓愈

柳宗元

曾國藩

歐陽修

曾國藩

韓愈

蘇軾

蘇軾

用字形容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柳宗元

用字生新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句中鍊字

答竇秀才書

韓愈

以意連字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用字伏應

贈崔復州序

韓愈

評註

文法津梁下冊

運典

作文必以議論才氣筆力三者相輔而行。能運典。則有議論。而才氣筆力亦相因而生。凡前人之已事。與其言論。見於載記者。皆典也。然有典而不能引用。或引用而不能適合。由無巧思以運之。運典之法。貴能曲暢旁通。大抵正用不如反用。呆用不如活用。種種巧法。運於一心。知此自無典不可用。亦用之而無不適合矣。

借典生情

(一)用典之法。莫妙於能借。蓋書中之典。必不能盡與題相合。惟善於用借。則無典不可用。如伯樂善相馬。匠石善度材。則借爲取士用人之典。芝蘭異畝而氣味合。涇渭同流而清濁分。則借爲朋友相交。善惡不混之典。如此用借。自然有情。亦無不切之弊。

(二)典既係借用。則其事其情。豈盡與本題適合。必用意思聯絡。使文中生出

一段妙義。若從反面借來。則先用反筆激射本題。然後用轉筆拍到正面。若從正面借來。則先用虛筆映帶本題。然後用折筆遞到本位。此一定之法也。

(二) 如此篇。韓愈之意。欲以文字求知於李侍郎。起首先叙己之工於文。而窮於遇。中間卽借寧戚牛角之歌。讓明堂下之言。提出發議。而以叔向齊桓推重李侍郎。後路卽用折筆。遞到自己。自然切合。讀者但覺妙義天然。而忘其用筆之巧。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愈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所以不知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數句承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承上引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文章根於事業。見非無用之文。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於學

工不運又不止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乎回應首句見得好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古以上敘己之遠時好。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從低一層引典觀見遇不遇人不齊桓舉以為相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題一句拍到合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此致語繫承上文即從李侍郎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筆同激起下文寧戚之歌。驥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即用本典拍到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尊嚴。伏增惶恐。

一片望其薦拔之心。中間借齊桓之於甯戚。叔向之於驥明引入。恰好擡高李侍郎。仍不失自己身分。

句讀讀音豆處也。中牛角之歌琴操生衛人窳與飯牛短角而高裁曰南山皎白石

且潘桓公聞之夜漫漫何相時堂下之言左傳叔向適於鄭謾蔑一善欲而善叔向從使之收

聞之曰必譏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按惡謂容貌醜惡也。譏明即譏。

因典寓意

(一) 凡文字有興味者。中間必有寓意。或流連景物。以寓襟抱。或朋友贈言。以寓規頌。或撫今懷古。以寓興亡之感。此非可以空言成篇也。必運用故實。以爲敷佐。然後能發揮議論。以自暢其說。知此。則行文既不寂寞。亦能處處引人入勝矣。

(二) 因典寓意。須就題生情。有層出不窮之妙。如上冊。柳子厚永州新堂記後段。見公之作。知公之志。以下連作四疊筆。皆從章公構造新堂生情。而與因俗成化。除殘佑仁。廢貪立廉。家撫戶曉等語。適相印合。如此方見運思之巧。

(三) 如此篇因題中有萬石二字。遂從此生情。運用典故。以寓頌美之意。前路

提出怪石。疊用形容之筆。而以非人力也一句束住。爲下伏案。中間敘亭之勝。而以彰我公之德一句領起下文。後路疊用萬石典故。能以意運典。筆筆生新。有旁見側出之妙。

永州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起原題間日登城北牖。臨於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

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其地敘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欹仄以入。縣谷跨谿。皆

大石林立。起點下文字領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

擦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下歷敘石立狀爲於是剝闢朽壤。剪焚榛蕪。決

澮溝。導伏流。散爲疏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於石之外兼敘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

奇於茲地。非人力也。得以上言因荒蕪治之而乃立游亭。以宅厥中。入亭直亭之西。石

若腋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

無窮。此敘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從邑老著筆生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

齒。覬。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回應上文非人力句隨既

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名之曰萬石亭。前至此庸點出亭名也

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即從名亭之意生情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

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視公於明神。此從崔公歷

以頌其治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此借萬石二字漢有禮臣。惟萬

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此借壽頌其德化之

其樂祝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篇中就題生情。疊用萬石典故。當觀其用意聯合。有無窮出新穎之妙。

藁翳 藁即藁字又作藁藁也藁言草木多也藁二千石二千石百官公卿志言也萬石 漢書百官公卿

表三公號萬石君 漢石奮傳孝景帝時徙奮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四次乙皆次

稱萬石乃號眉厖 四子諱德厖眉書齒覬 兒齒謂大齒字落後更詩闕宮黃髮

爲萬石君 齒兒齒

引書立論

(一) 作文貴有思想。然思想生於讀書。未有讀書不多。而能富於思想者也。書即典也。平時讀書既多。義理之積於胸中者日益深。臨時作文。隨手拈來。即成妙諦。引以立論。自能使書中之意。與吾意相赴。而脫去陳腐之跡。

(二) 引書最忌陳腐。惟讀書有心得者。乃能於陳腐中化出新奇。其法或從書中之意。翻進一層。或從言外之意。推開一層。發出議論。如此運典。是謂以我用書。而不爲書所用。然非善於領悟者不能也。

(三) 如此篇。前半引老子以釋谿字之義。後半提出爭字。是從老子之言。翻進一層。謂其慮天下之爭。所以不敢有勝人之心也。又從老子之言。推開一層。謂惟其能守雌。所以能爲天下雄也。如此運典。乃能化陳腐爲新奇。

張雄字說

歸有光

張雄旣冠。請字于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點醒聞之老子云。知

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老子之言此言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

不敢勝人之心。釋上二句意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釋下二句意若谿之能受而水

歸之也。解谿字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策一點

提起發識以下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

其加彌甚。兩層立論分作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爭。引起天下之爭始於愚

不肖之不勝。翻用提出筆振起再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

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是回應前段一句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

之谿。意引出不能守雌不能為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用反筆作收

以柔為剛。是道家作用。篇中引老子之言。將此意反覆申明。是讀書有得文字。

老子史記老子傳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

之意五千餘言。而知其雄以下五句。此見老子道德經上篇第二十章。按晉

去莫知其終。而以聖人後其身而合自然之智。不

求下之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身先也。谿智

舊典新用

(一) 凡典皆過去之事。未有不舊者。一經作者用。已意運化。則舊者皆新。然必須連合有情。若稍涉勉強。則非附會。即穿鑿。典與文。必不能融洽一氣。其要先在造意。能造意。則能以我馭典。而無情之典。皆屬有情矣。

(二) 有典中之意。有作文之意。兩意雖若不相合。然苟善於運化。則能變典中之意。就我之意。而書中之典。觸手皆爲我用。或典意在反面。而我正用之。或典意在正面。而我反用之。任用何典。皆能變化從心。則行文自然活潑矣。

(三) 如此篇。鼓琴於墓。原不得謂禮。妙在以桓魋之毀仲尼。及自爲石槨。證明其不知禮。則鼓琴而歌。亦達人之情。本不得律之以禮。况曾點臨季武子之喪。嘗倚門而歌。則亦亡於禮者之禮也。通篇用典。全以意運。故無舊不新。

遊桓山記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旣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起首便使

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點桓

帶敘鼓琴此段還清題面或曰。鼓琴於墓禮歟。從旁面發難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

點倚其門而歌。引禮經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毀也。且死為石槨。三年而不

成。古之愚人也。愚字是一篇之眼以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

為冷風矣。而况於槨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舍之貝玉乎。此數句係使魋而無知也。

余雖鼓琴而歌可也。起下筆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

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此層是全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

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此哀其名死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

皆逝兮。此哀其生歌闋而去。一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遙。王肆。軾

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此東坡借題以寓達觀之意。文中又闡用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及莊子妻死鼓盆

而歌之典。更嘗於言外領會也。

桓山

桓在彭城泗水之上有山縣

履霜之遺音

按琴譜有履霜序注

曾點倚門

而歌

禮記檀弓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按季子之父也 毀仲尼 按桓子論語孔子曰天

生德於子何桓死為石槨年禮記檀弓昔者夫子居於宋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以意運典

(一) 昔人論文。謂翻空易奇。徵實難工。惟作文既須用典。自不能不徵實。其繁稱博引。令讀者應接不暇。固非胸有積卷不辦。然究滯於跡。至取書中之典。運其意於文中。使人不見用典之跡。而仍無處非典。斯則實而能虛。尤見文章勝境。

(二) 以意運典。全憑思想。即以典中之意。為文中之意。而出以靈妙之筆。看似一片空靈。其實言中有物。處處皆典。如前篇游桓山記。鼓琴於墓。雖引曾點臨喪而歌為證。而言外仍闡用原壤登木。莊子鼓盆兩典。特篇中不見其字面。故人不覺也。

(三)如此篇中間客有歌於郢中者及鳥有鳳而魚有鯤云云皆從莊子篇中運化而出。特其運筆靈敏。不見用典之跡。學者所當領會也。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起借楚王問宋玉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詞。筆籠起虛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

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

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此言知之者少。是以不響者多。難於正言。故借歌曲以設喻。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鳥中有鳳。魚中有鯤。

猶人中有賢哲。又提起設喻。以下分說。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

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此承鳥來鯤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

諸。夫尺澤之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此承魚來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

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承上兩層說。到正意不煩言而自解。

一篇自贊文字。妙在全不著跡。從喻意折到正意。截然而止。不必增一辭。而對意自然透露。其以意運典。尤妙造自然。由其筆勝也。

遺行

子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問孔。郢中。湖北。江南。郢縣。在今巴人。東。其水。東。南。流。曲。折。三。回。

如巴字故名。陽阿古善歌人發陽阿詩。薤露。古樂府。有薤露行。名曰陽春。傷時也。劉涓子善鼓琴。製陽春白雪。調樂府也。解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

謝希逸琴論曰。涓子善鼓琴。製陽春白雪。調樂府也。解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

名曰陽春。傷時也。劉涓子善鼓琴。製陽春白雪。調樂府也。解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

遊北溟有鵬。鵬其名。背不知幾千里也。其按鵬即古文化而為鳳凰。上擊九千里。又

而之徒於南溟也。水以擊六月息者也。扶搖。崑崙。城。徐氏。西北。三百。十。里。有。岡。底。斯。山。達。克。刺

阿里高五百五十餘丈。爾東北至四博洛爾。西北至八達。西人云。喜馬底斯山。東南至

而四山。碣石。地志。在北平郡。昌黎縣。然二縣。壤地相接。不見有碣石山。蓋已淪

將無作有

(一)文有思想所到。而書中之典。一時未得援引。則將數典彙合成文。而用意

推測之。以證我之思想。雖無相當之典。而議論曉暢。能於無中生有。足與文中之思想相發明。此種筆法。最見才思。

(二)書中之典。全憑巧思運用。有時我之思想。求之書中。並無正典。則從旁面側面。互相印證。用推測之法。如上冊所錄王守仁象祠記。謂象始雖不善。而後爲舜所化。此種思想。卻無正典可引。文從書經瞽瞍允若一句。證明瞽瞍既化爲慈父。則象自化爲悌弟。此於無中生有也。

(三)如此篇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書中並無此典。徒以禮記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一句。既宥之三。自殺之三矣。可與四岳薦鯀一事並論。以證明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及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四句。爲刑賞忠厚之至。用筆至爲巧妙。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

以君子長者待人。是忠厚。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是賞之。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是忠。厚。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東上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以上言虞夏商周之世樂於人之本傳曰從善而哀人之無辜是忠厚於人之本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引傳著重。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嚴。而樂堯用刑之寬。是罰疑從去。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是賞疑從與。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承上作一折筆引起下文。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虛筆轉。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取束上兩疑字。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承上兩疑字意。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入於忍人。畧用側筆闡含忠厚二字。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中空

翻提操從刑賞者筆 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

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深翻透筆 先王知

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

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已透入忠厚二字側到仁字 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

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繳應君子長者四字 詩曰君子如祉

亂庶遘已君子如怒亂庶遘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

而已矣引詩收 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

之至也春秋一忠厚之至收束全篇

通篇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二語作主以典故佐其議論復以議論闡發典故用

筆如川雲嶺月生發不窮

堯舜禹湯堯者帝嚳之子國號唐傳位於禹國號商文武

成康周文王初為天子國號之西伯成王武王是為周全懿時代穆王微呂侯為道寇

輕減夏禹金刑以贖刑之法更從殺之三宥之三宥周禮一宥曰忘宥又禮不識三宥曰過之失成
 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禮記東坡此文而言蓋宥之間以所出然殺何書三矣坡對曰想當
 然耳其實此文乃約周禮禮記東坡此文而言蓋宥之間以所出然殺何書三矣坡對曰想當
 殆不欲顯考四岳薦鯀為見尚書堯典四岳恆分掌四方王之巡狩所至則各為諸侯
 官之失也岳父朝於岳無功之殛死鯀禹之

用典聯合

(一) 凡題目中有兩項或三項者。其事絕不相合。則必運用典故。以議論聯合之。其法或將各項並列。或以一項串合各項。必使中間有線索可通。聯絡有情。若能天然湊合。不加穿鑿。尤見運典巧妙。

(二) 聯合之法。如上冊歸有光花史館記。花與史兩項。絕不相關。文中以觀世如花。觀花如史數語。打通兩項消息。然後用典以聯合之。或串說。或併說。均能情文相生。固見意巧。亦由筆妙也。

(三) 如此篇石禪二字。亦絕不相關。文起首用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典。恰好

石與禪兩項。天然聯合。中間復從頑石轉出靈字。帶到禪機。運思空靈。用筆活潑。遂覺通篇一氣相生。局法渾成。

石禪精舍記

陳兆麒

天下之空靈。元妙者。莫如禪。點禪字而冥頑。弗靈者。莫如石。點石字先分開設。頑石之與禪。其

為物。似不相及。一從反面用折筆然世傳生公說法。頑石可使點頭。則頑或有時而靈焉。來引

合好聯况乎石不必皆頑也。從上轉下山。祖水涯之區。往往峭壁嶙峋。清奇秀拔。人

涉其中。恍若蓬萊仙島。塵慮都忘。靈境又未嘗不在石也。從石字開射到禪余友談

君念堂。遷居之南。有精舍焉。次段入壘石為山。不知始自何年。而連絡布置。人巧

妙出天然。如奇峰疊嶂之突。兀撐空如峻嶺崇岡之綿。互數十里。說石字即含壘字其

間亭臺池洞。胥具。曲折玲瓏。為近今所罕覩。間植松柏梅桂之屬。皆數百年物也。敘鋪

此正數面為地不逾二畝。端居一室。而有千里之勢。不出戶庭。而具巖壑之奇。觀徘徊

其下。使人心曠神怡。妙悟頓開。石也。而有禪機焉。故命之曰石禪云。皆為石禪二字折

題如土委地。雖然念堂非習於禪者也。再拓開一筆而胸次之空靈文思之元妙於禪之理有可相通者。首回朝夕吟哦於其側石如有靈倘亦欣然爲之點頭乎。再回氣尾一余曰是真不愧爲精舍矣。念堂遂屬余記之。

只用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一典。而用筆曲折頓宕。遂使石禪二字。結不解之緣。文筆亦空靈透徹。

陳兆麒

字仰城

韓休甯人古文集

頑石點頭

蓮社高賢傳法師道生入虎邱點

頭蓬萊仙島

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引而去蓋洲此三神者

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

援引比例

(一)論古之題。若專就本題發揮。議論易局於一隅。不能旁通曲暢以盡其意。前人遇此等題。往往自出見解。復取其事之同類者。廣徵博引。以佐其筆鋒。所謂比例也。巧於比例者。又能於不類中求其相類。此則讀書得間。用筆靈活。更

足以動閱者之目。

(二) 比例之法。有從反面引來。與本題互印者。此如算術之有反比例也。有從正面引來。與本題對勘者。此如算術之有正比例也。如中冊論漢高之斬丁公。為其不忠於項王。然項伯更甚於丁公。乃項伯封而丁公斬。此反比例也。

(三) 如此篇論漢昭烈之於諸葛武侯。中間引湯之於伊尹。以證昭烈嗣子可輔則輔之語。與伊尹放太甲同。此為正比例。據此以駁孫盛之論。立說能不為前人所囿。

漢昭烈論

陳廷敬

昭烈託孤於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此全篇據孫盛論之曰。

先敘孫盛之論為下文駁議立案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強鄰二字指孫曹囊括四海。備

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若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其非人。不宜啓篡逆之途。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

謂。孫盛之論止此以按盛此論可謂不知昭烈亦不知孔明者也。先斷一句下意皆從此生出當

觀古者堯舜之與賢以公天下為心而昭烈之量子以安國家為念雖其所志不同

不可謂昭烈之心非出於至誠也。先將堯舜與昭烈作一正比夫昭烈之於孔明其

君臣相遇即三代之隆亦鮮可匹是以成王之賢猶致疑於公旦也。又成王與周

惟湯之於伊尹伊尹之於太甲昭烈之君臣可以同類而觀焉。從成王與公旦引出

互發以下交昭烈之任諸葛其智不愧成湯諸葛之不負昭烈其忠可比伊尹。用互發

意例之伊尹放太甲而天下不以為嫌諸葛亮其人也非昭烈不能為此言非孔明亦

不足以當之君臣之際豈有所謂詭偽者哉。歷上至誠二如盛之論可謂不得古人

之用心矣。歷上不知昭烈亦不知孔明兩句收

成湯之於伊尹相見以誠也。文引此與昭烈孔明比例全對孫盛詭偽二字發議。

陳廷敬字子端號說藤清山西澤州昭烈託孤三國志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

國若綱子君可輔輔之孫盛字安國晉太原中郡縣三十卷晉春秋十餘卷顧命天子

臨終之命曰顧命。尙書周成王將崩，命成王疑公旦。公旦，即周公也。史記成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成王疑公旦。少時，病周公乃自滄。其委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書於府，成王病，公湯懲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書，乃泣。反，周公湯之於伊尹。伊尹之於太甲，聘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又史記伊尹處士，湯使人以國政湯崩，太甲居桐三年，不悔過，湯自責。伊尹是伊尹，乃迎太甲而授政當國。

觸類引伸

(一) 書中之典。有定者也。吾意中所欲用之典。無定者也。使一典僅供一題之用。則典之可用者寡矣。惟就吾之思想所到。隨手拈來。始則以吾之思想引典。繼更以此典引出彼典。則典與典觸類而至。引伸無窮。斯則用之不盡矣。

(二) 觸類之法。須平日看書多。運用熟。及臨文時。吾有何等之思想。典即隨思想而生。各以類至。不煩求索。而自然合拍。或正用。或反用。或以實爲虛。或以虛爲實。各以類至。皆有妙諦。若待臨時向書中討取。則不能變化從心矣。

(三) 如此篇主意。在士不屈己以徇人。首段總冒大意。第二段言守道不屈。第

三段言不肯徇人以求悅。第四段言惟其不肯屈己徇人。所以患難足恃。末段反結作收。每段發議。皆有典爲證佐。通篇議論與證佐相輔而行。

知己說

劉開

韓子云。非知之難。處知者實難。悲夫。士以遇知己而名著。亦有得知己而遂至行虧名辱者。可不懼哉。「引韓非子語發議從反面振起全篇」余觀穆生在楚。以未設醴而去。未嘗不怪其愬然徑行。負疇昔知遇之意。「借穆生事用折筆醒出知字」及見後世君子處鄉里之間。其才氣學識卓然異乎衆人。「轉入正面筆」一旦受當事之知。遂心馳勢利。變剛正之操。以事媚悅。所求未獲。已爲天下所非笑。「爲處雖知」然後知古人不屈道以徇私者。乃善處交游。以全人已之美也。「繼應穆生事收束本段此言不肯屈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光武知嚴光之不能屈。而不繩以君臣之法。獻子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引此重在光武與獻子蓋知其不可風故亦不使其徇己」故士之自負也。愈大。則其自待也愈重。抱傑出之才。逢破格之賞識。而卽欲順從求悅者。是不以道義自處。又以世俗之心待君子也。「此段言不肯徇人正所以重於自待而酬知己」夫輕合者必易離。故

其始必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信陵之客三千。其最難屈者。莫若侯

生及毛薛二公。然卒賴其力以建功人國。顯名天下。引此言軀合者。遇患難必相棄

救必相嗟乎。非常特達之士。亦未必不終為人用也。說承上夫固可以禮屈而不可以勢

束也。持尺寸之絲。以繫北溟之鵬。雖欲爲之迴翼。豈可得哉。筆文中作一若然而有子

夏之賢。猶未免出見紛華而悅。引此以見吾誠爲士之有志於立身者。憂其繼也。應繳

起筆作收神完氣足

通篇用典。而不見堆垛之跡。由於以意運典。用筆輕靈。故行神於空。行氣如虹。

劉開 字方來。號孟塗。清安徽桐城人。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

餘萬穆生 漢楚元王傳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人將位常設於

市途謝嚴光 詳見上冊嚴光子有友五人。孟三人。則子有忘之矣。嚴子樂之。與此五

人之友者皆無獻 信陵七國魏公子無侯生門監隱者。信陵大會十客。自贊迎侯。大生引夷

上坐偏贊上客 毛薛二公。實梁家公。趙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

夜出兵伐魏莫敢勸之乃返魏闕里志子夏家貧衣若懸入
魏後毛薛二公勸之乃返魏子夏曰何肥也子夏曰吾猶
者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宮貴又榮之兩
者未知勝負私癩今先王之義勝私肥

因題運典

(一)上册言造意當善審題。不能審題。造意必不能警策。即運典亦不能靈敏。蓋意生於題。典生於意者也。善審題者。必能善得題情。情文相生。用意既精切不膚。運典自層出不窮。行文必無枯寂之病矣。

(二)凡題目到手。必先涵泳一番。看題中之意。著重在何字。文即從此設想。使意在筆先。或從反面振起。或從旁側注。則典即隨筆而至。反面有反面之典。旁面有旁面之典。自然布置妥貼。典與文融洽一氣矣。

(三)如此篇題目。著重在一晦字。首段從晦字反面逆折到題。次段即引論語發議。以見用明不如用晦。第三段復引莊周揚雄諸人。以晦自藏。見得愈晦而愈光明。反正開合。各有典爲之證佐。立論自覺有據。

養晦堂記

曾國藩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覬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恆情。從晦字反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闇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衆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本句折到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李絜論短長矣。以下推論起余嘗即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才智。加人萬萬。再從反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厮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用筆頓住以下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再折會不知其與眼前之厮役賤卒。汚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以上兩層均據論語吾友劉君孟容。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入題仍切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點清昔周之末世。

莊生閱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莊子上引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雄解嘲文揚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蓄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也。以上言君子若夫奔命於烜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覩所謂高明者哉。承上反掉一筆余爲備承所以。蓋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

通篇用典。全從題中晦字生出。層層頓折。筆力峭拔。

曾國藩字伯涵號濬生董梧莊子徐顯無鬼篇而國人稱之而注董梧以勤其色宜

僚熊宜僚楚人也壺子見莊子應帝王篇按壺子名張濳注子列子列子之篇

師解見揚雄炎炎者滅四句

借古喻今

(一)古與今其事其情有相類者。則借古事發端。引入今事。然後參以議論。此

如詩之有興體也。顧興體有託於物情者。如中冊韓愈送溫處士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是也。有運用事實者。如蘇軾鼂君成詩序。起首援引張湯揚雄諸人是也。

(二)借古喻今。若古是而今非。則盛道古事之美。以見今之不然。若古今一轍。則卽以古事借映今事。以寄感慨。蓋借古人之情以喻今人之情。如此則餘味曲包。情文兼至矣。

(三)如此篇以張文潛秦少游二人。時論多有異同。故篇首卽以少年喜謗前輩發端。而借孔北海與曹公所論。興起全篇。次段又以時人多議歐蘇作陪。落到文潛少游二人。末段歸到士有定價。不得以愛憎口舌貴賤之。通篇首尾一氣。線索分明。讀之興味無窮。

太息送秦少章

蘇軾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遊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

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盛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起首借盛孝章

游少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而太息也。開端便醒出太息二字開下文議論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

於世俗也久矣。無太息感而入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

草木同腐久矣。首段借遊事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

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又借近事喚起張文潛秦

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承此段上

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

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起此句領下文士如良金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

歟。前兩段應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議論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

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

段來蘇東坡之於歐陽修。猶盛孝章之於孔北海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羣絕塵者也。至此方入題非

家。三年。然後出之。結語悠然不盡

全借古事興起本題之意。通篇曠帶生情。此文之以韻勝者。

盛孝章

會稽典盛憲字孝素有高名孫策深忌之孔融憂其所不免禍乃歐與曹公書勸招致之曰孝章要為有孫策深忌之孔融憂其所不免禍乃歐

陽文忠公

即歐陽修也仕履見前宋嘉祐二年此文忠放出一禮部疾士聞者始譁有以救之見蘇東坡文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禮部疾士聞者始譁

久乃

張文潛秦少游

秦觀初字太虛改字少游高郵人與張文潛黃魯直名幾俱出東坡先虛生門下世號元祐四學士而魯直名幾

坡

以典作證

(一) 文章有思想。有事實。胸中先有一段意思。憑空發出議論。此文之有思想者也。援據古今。廣徵博引。以證明議論。此文之有事實者也。事實雖多。而無思想以運之。則事實不為我用。思想雖佳。而無事實以證之。則議論涉於空疏。善於作文者。能以思想運事實。即以事實證思想。則兩得之矣。

(二) 思想與事實。固相須而成。然有從思想引出事實者。亦有從事實發出思

想者。二者又互相爲用。要在平日讀書多。閱歷深。則思想與事實。自然相赴。非可臨時猝辦也。

(二) 如此篇。人多謂范蠡功成身退。故能不罹烏喙之害。文前半從積產處看出蠡亦烏喙。闕去常解。此從事實生出思想者也。後半引魯仲連排難解紛。逃名海上。證范蠡非清淨無爲者比。此從思想引出事實者也。讀此可悟思想與事實互用之妙。

范蠡論

蘇軾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勾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以上

敘事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開首先斷一」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從上案得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

放者乎。之一擊中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謂蠡亦鳥喙也。以下上揭明作意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終身去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此兩語與使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惜此句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揚一抑一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結用感慨

前半從范蠡積產上。看出非安於無事者。得間而入。後半從魯連蹈海不顧。反照

范蠡。以自暢其說。用筆輕靈。運典入化。

范蠡 字少伯為越上將軍 鳥喙 范蠡既與勾踐滅吳。遂去。遺書大夫。種曰。飛鳥盡。不可與藏。

共逸樂。子何不去。其後耕於海濱。范蠡既去。耕於海濱。陶朱公治魯。仲連士齊辨。

軍園趙邯鄲諸侯不敢救。魏王使辛垣衍間入。趙勸共帝。秦辭不受。終拒身不議。復會。

見平原君

脩辭

文章之要。胎於意而成於辭。辭者。所以達意也。傳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辭又爲文章之飾也。以云達意。則宜明顯。不宜晦澀。以云文飾。則宜雅飭。不宜俚俗。辭有古今之不同。大約漢魏之辭多奧衍。唐宋之辭多瀏亮。茲編多唐宋之文。取其瀏亮也。其辭明顯而不晦澀。雅飭而不俚俗。以爲初學之法。

辭意相赴

(一) 文以意爲主。而辭足以赴之。則辭不必繁。而意自然透露。此文之最妙者也。若意不赴辭。則辭必支離。若辭不赴意。則意必枯窘。善於文者。能以意運辭。卽以辭達意。斯免此二病矣。

(二) 作文貴虛實互用。造意宜實。而措辭貴虛。意不實。則發揮不能透澈。木性實而花葉繁也。辭不虛。則卷舒不能如意。水性虛而淪漪起也。

(三) 如此篇命意。在作文必投時好。否則文雖工而不利於求。然使質言之。則

數語可了。便索然意盡矣。中間忽搆出操瑟立齊門一段。是爲運實於虛。遂覺辭源不竭。作文悟此。不患辭窘矣。

答陳商書

韓愈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起數語已含下爲文。必使一世不好意。又

不以淺鄙。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此意陳商必有以違俗之論。規韓愈者。此正愈所謂文雖工而不利於求也。愈敢

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以補吾子所須也。此非自謙。用意相反也。所齊王好竽。有

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從喻意。發議辭。雖虛而意實。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

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此所謂一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世人不

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此所謂雖工。不利於求。雖工。今舉進士於此世。求利

祿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說到正意。仍

而辭足。醒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否也。承上說。喻故區區

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中間一段。空中著筆。辭足理圓。辭無不達之意。意無不副之辭。由於虛實兼到也。

愧赧

說文赧面赧亦色也孟子觀其能使鬼神上下周禮大司樂凡樂六變則

八變則地示首出可得而禮矣軒轅律呂黃帝軒轅氏始造律呂伶倫取竹鏹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之宮制十二筓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損益相生爲六律六呂

意清辭雋

(一) 作文最忌浮辭塗飾。不能以意遣辭。而但求塗飾爲工。則意必混濁而不清。辭亦龐雜而無雋味。此文家之大患也。善於行文者。運意必令層折清晰。措辭必須絲絲入扣。使讀者如覩一片白地光明錦。則無往而不利矣。

(二) 辭生於意。意清則辭清。意濁則辭濁。甚有辭勝於意。而意反晦者。是以能用意者必能遣辭。大凡文章。其辭源滔滔不竭者。必其理路清而層折到也。

(三) 如此篇大意。謂人之所遭無定。君子惟當脩其在己。不必以禍福吉凶。攬其念慮。以答衛中行命之窮通。自我爲之之說。中間提出禍福吉凶四字。以下

凡作數層轉折。而歸束於君子脩其在己。用意層折極清。遣辭雋永有味。可以為法。

答衛中行書

韓愈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謝起首數句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近似焉。亦其心之所好耳。此取其來認中之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此又於承認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此答來書命之窮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此略頓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僅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此申明不從汲汲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此暗應賴以救世為事。上一句。仍

之來。似不在我。此句提起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恆。禍字君子得福為

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折一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此句不在我句上。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此申明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此段實發禍福吉凶不在我爲之句意。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上段作意明。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本意醒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也。中一段力破來書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句意義透闢用筆靈敏由其意清而辭雋也。

汴徐二州

按汴即今河南許昌縣治

從事

按兩漢州郡得自辟僚吏皆從事蓋如今之幕僚也

君子得

禍爲不幸四句

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辭氣廉悍

(一)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辭必附氣以行。故作文務先養氣。粗俗之氣不除。最爲修辭之累。韓昌黎云。氣水也。言辭也即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亦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故初學作文。當先鼓其氣。蓋氣充則辭沛。自然之理也。

(二)氣無形而行於辭之中。觀其辭之雅俗。即可知其氣之雅俗。不但此也。其氣和以平者。辭亦和平。其氣廉以悍者。辭亦廉悍。養氣之法。尤在平時多讀書。多觀理。則氣自然不俗矣。

(三)如此篇寫方山子之俠。因不遇而隱。是全篇主意也。前路寫其少時之俠。後路寫其不遇而隱。中間寫其負氣好俠之概。通篇鑄辭廉悍。與其人相稱。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首句揭出隱字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揭次
一出俠字亦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再揭出不遇字晚乃遁跡於

爲全篇之根 爲下隱字伏案

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象乎。因謂之方山子。〔從入莫識字點出假名有情〕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次從假名點出與名神情畢露〕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俛而不答。仰而笑。〔寫出兩人神情蓋與方山子之隱相遇自然有此一段情景〕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此段寫其隱居之樂伏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此段寫其俠中。正有作用。在言外。〕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此言其不肯屈。已從時一層。〕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此言其棄富樂。而爲隱一層。〕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應上發然。異之句。〕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

子。倘見之歟。拓開一層不作結去路悠然不盡

入題後點出陳季常神來之筆。全篇以俠字作骨。而以俠而隱寫其有得於中。用意含蓄。篇中精悍二字。即可以移贈斯文。

陳慥 字季常父希逸字公弼其先自京兆遷於眉公弼又為季常作坡始篋子傳

光黃 光今湖南黃岡縣朱家郭解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專趨人之急甚已

精之私以自闕借以東莫不延頤願交焉郭在河人也字翁伯解十人短小 佯狂 殷史記

紀篋子詳也佯狂非真狂也 方山冠 後漢書方山冠似之

辭旨閒雅

(一) 修辭固為文章之文飾。然有辭而旨不暢。則情韻不生。如被丹漆於土木。文則文矣。其如無生氣何。夫情韻者。辭中之生氣。有旨則有情。情至則韻生。如是則辭閒韻雅。自令讀者忘倦矣。

(二) 六朝人脩辭多雕琢。唐宋人修辭多自然。能於雕琢之中。而出以自然。則

閒雅可誦矣。如柳宗元永州新堂記。見上中間邈延野綠。遠混天碧等句。非不施雕琢。然均妙造自然。後段豈不欲云云。連用四疊。尤極流利之致。學者熟玩。可悟修辭之法。

(三)如此篇亦柳宗元所作。首段敘南池之勝。中段敘游讌之樂。終段從歡戚兩字生情。說到自己。結出作序之旨。通篇雕琢。亦從六朝文而出。惟其流利。能化去雕琢之痕。斯爲可貴。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柳宗元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敘句點出南池其上多楓柗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茨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以上敘南池之勝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茲水之津。以上點出時侯更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以上敘景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

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踞。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以上敘盡

文注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戚者有之。提筆生情以况公之

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告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超湘中。

為顛顛客耶。兼敘賓客余既委廢於世。恆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

為文志之。說入自

琢句生新。而有自然流動之致。中間緯以情韻。尤能引人入勝。

永州唐江南道今湖南零陵縣治澹灩說文灩水波相連貌海賦激灩注亦謂相連也

就題點染

(一) 修辭務要切題。若不能切題。便為浮辭。昔韓昌黎云。陳言務去。凡不切題之辭。即陳言也。能去陳求新。修辭自能戛戛獨造。其法不外就題生情。使題外之辭。無從闖入。自能生新矣。

(二) 凡題目必有著重之處。能就此生出意思。則全題在握。辭隨意生。自無陳

言繞其筆端。有著重在題情者。如上冊新修滕王閣記。全從未得往游生出議論。有著重在題字者。如中冊超然凌虛兩臺記。則全從題字著筆。用辭點染。使不得移置他題。

(二)如此篇從題中愚字著筆。通篇凡用二十餘愚字。前路記溝池泉亭之勝。疊用愚字點染。中間用智字睿字。陪出愚字。兼引到自己。後路借愚溪二字寫意。發抒胸臆。此修辭點染法也。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先從溪字說入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從舊名引入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復從愚公谷引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以下疊從愚字生情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

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從愚字。歷至

未復總括之歸筆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從愚字蓋其流甚下。不可

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

而適類於余。醒一作意點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略此處頓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愚者也。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以似兩韻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

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此段從愚

溪隱寓己之失意又頓住之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承上轉入又說溪之善處皆為己清瑩秀

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

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

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前段從愚溪疊敘泉池山石之勝。中間又從愚字生出議論。引起末段。以見溪雖

無利於世。而有鑒物之美。猶己雖不合於俗。而自有作用。亦借以自抒其憤鬱也。

灌水滿水支流注湘愚公谷齊書高逸傳序滅斷斷史記魯周公世家斷如也注闕

齒本寧武子無道則愚孔子曰穆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顏回孔子曰吾與同言終

發其私亦不足以愚鴻濛鴻濛元氣未分所以為宗也希夷老子曰希搏之不見曰夷

者不可致詰故温而為一

辭潔體清

(一) 作文儉於辭者。每患枯寂。多於辭者。又病冗雜。不善作文者。惟患其儉。搜羅富而多浮辭。辭浮則不潔矣。善於作文者。惟恐其多。選擇嚴而無溢辭。辭不溢則能潔矣。蓋辭多恆足掩意。文體所以不能清。惟辭潔則意思呈露。自有清氣往來。

(二) 選辭最患冗雜。作文先須以意緯辭。再由辭生意。如是則辭無枝葉。而文體自清。若不能自立主意。則辭無線索。安得不支蔓。即文體必不能清。

(二)如此篇以是祥非祥爲一篇之主意。前路以乳穴之復爲祥。中間又以爲非祥。後路就前二段之意兩釋之。而歸重於政之善。通篇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無一枝辭累句。故辭潔而體清。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宗元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點醒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他郡所以不復數句已伏下意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點出祥字雜然謠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乳穴是祥復穴人笑之曰。是烏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從穴人口中插入崔公德政此與上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再振一段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

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以上解前段之意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兩解前段之意。頌崔公立言得體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說出政之祥作結之

篇中以謠者之祥爲怪。以穴人之非祥爲祥。立一篇之骨。前路排兩疑陣。後路歸到正義。行文甚巧。而辭意一絲不亂。由於以意連辭。以辭生意也。

零陵郡

唐屬江南道。即今湖南零陵縣等處。給徒亥切。欺也。疑也。直與值同。石鍾乳泉水含炭酸。石灰。日久。下滴。其石灰質。日久。

凝積。桑桑下垂。狀如鐘之乳。故名。于連于韶連初屬湖南。今廣東連縣。其地有乳穴。三十二。韶今廣東曲江縣。

辭繁旨縟

(一) 議論之文。當於峻潔中見風骨。抒情之文。又當於繁縟中見情思。文章體格不同。而修辭之法亦因之而異。蓋必於迴環往復之中。寫其纏綿悱惻之懷。辭愈繁而情愈深。旨愈縟而情愈摯。非此不足以達其情也。

(二) 作文有意以緯之。有情以韻之。則辭繁而不厭其繁。旨縟而不嫌其縟。若無此二者。則冗長適足取憎。古人言情之文。或假物之寓意。或託事以抒懷。極其離奇變幻。而歸之於正。此風人之旨也。

(三) 如此篇屈原被讒放逐。自傷正直不容於時。託之於卜。以擇所宜居。妙在前路疊以邪正兩端。故作疑問之辭。入後亦不加斷語。竟令其自擇。而正直不回之意。自在言外。通篇皆假設之辭。不可認爲真有此事也。

卜居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原題起敘明卜居之意乃

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筴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令原本欲問卜詹尹反屈原曰。以下自言皆設爲一問吾寧悵悵。款款朴以忠乎。將送

往勞來斯無窮乎。不致忠於本國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不能耕

於野必將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不能正言不諱寧超然高

於野必將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不能正言不諱寧超然高

舉以保真乎。將呢訾。懷斯。喔咿。嚔兒。以事婦人乎。必不能高舉保真。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必不能潔自清。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儵以全吾軀乎。然足不一羣。必將隨俗。浮沈。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鶩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皆託物以明不合時宜。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貞。敬語。慨世懷俗。不能自變之節。已內

明詹尹乃釋筭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兩句是一篇本旨。龜策不能知此事。

通篇借卜居以自言其志不可違。其後遂作懷沙之賦。以自沈於汨羅。蓋其心決之已早。不待於卜也。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遠。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短之。

於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行吟澤畔。晁誓求媚也。懷斯。謂承顏。喔咿嚔兒。謂強

也 突梯梯無隅角者謂之突 滑稽猶詼諧也滑稽骨稽音計謂言語 脂韋韋肥澤

也 絜楹絜讀如大學絜矩之絜謂以突梯滑稽無所止也 龜筮禮記曲禮龜爲卜筮爲筮

突 筮 韋 也 梯 之 將 以 筮 也 爲 底 殺 也 拂 之 將 以 卜 也

寓辭見意

(一) 寓辭者。辭在此而意在彼。使人玩其辭。而得其意於言外。所謂旨遠而辭文也。如上冊昌黎韓氏雜說四。其辭全言相馬。而其意全在相士。以馬之不遇伯樂。寓言士之不遇知己。舉此爲例。而其他皆可知矣。

(二) 寓辭之妙。全在觸類旁通。凡宇內之物。其情其理。與所寓之意可以相通者。皆可寓也。古人贈答之文。有於辭中寓規者。有於辭中寓頌者。又有寓辭而隨用正意說明之者。其法不一。要在作文時斟酌出之。

(三) 如此篇借水石邱谷之名。以寓其頌揚之意。所寓之辭。旁見側出。生發不窮。足以開人智慧。尤妙在逐節釋明。使讀者易於領悟。此種文最宜初學。

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宏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荒邱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原題敘起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鬻。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伏下天作地藏句自是宏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數句入題其邱曰。竢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釋竢德二字以下皆辭隨以正意釋之皆宏中所以頌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兩容字義異上容字言容受谷與瀑字言容貌又互言之下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以上皆以寓辭見意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懸以上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句以上還題而以下推開發藏

宏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湘上所敘山川而猿。獠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習見也。筆折一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宏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結更頌其還朝

前路平敘處。寓頌揚意。入後以途中所經山水。與前半相映成文。亦以寓仁智之德。倍覺精采奪目。

謙受書謙受益招損 振鷺詩鷺頌於飛振 秩秩詩秩秩斯干 天澤易辨上天下定澤履君子 燕

喜詩魯頌魯 藍田藍田今陝西 商洛商今陝西 湍在川今河南 漢水即今陝西之漢中

發源經贊湖湖北 峴首在今湖南 方城山名在今河南 荆門山在今湖北 湘水源出廣西

若門峴山長江近源出稱峴江 洞庭湖名在今湖南 湘水源出廣西

衡山在今湖南之衡山縣也 郴即今湖南 嶺即五嶺 大庚始安也

鍊句

文章鍊句之法。其說多端。大抵句法貴整齊而忌散漫。鍊則聚散而之整。句法又忌板滯而貴錯落。鍊則於端莊中見流利。句法又忌晦澀而貴淺顯。鍊則入深出顯。而自然瀏亮。其要尤貴出以自然而不見斧鑿之迹。惟熟於文者能善會之。茲略舉其例於左。

轉折清雋

(一)句法貴能清。何以能清。去其肥膩之辭。則清矣。句法貴善轉。何謂善轉。多用頓折之筆。則妙於轉矣。其要總歸於有意。蓋有意則清而不滑。有意則每轉不竭。如是爲文。未有不雋者也。

(二)句法忌重滯。能清則無重滯之病。句法貴靈活。善轉自有靈活之機。初學作文。從此處用功。自能變化從心。蓋於句中用意。則積句成段。積段成篇。全篇機局自然生動也。

(二)如此篇中段用意。以理字為主。以因時適變為用。提筆空中。筆筆轉。筆筆靈。而句中自有清氣往來。至結處折到思字。於題旨仍絲絲入扣。熟此可得鍊句之妙。

思政堂記

曾鞏

尙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本左等語而來此處點題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此段原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此段前勝之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此段勝堂左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政勤矣乎。以上段政堂之勝折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惑字反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又可拘以激不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之理字根據乃思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其必然之理。而

循之。此思之作用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此是思效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已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語為政一以德及政者正也等語論夫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再從政字作一然及其已得矣則無私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以上透發思字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此言其能思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脩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思之於此。收到思字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

以清思雋筆發爲議論。句句峭。句句折。中間一段。遇事之來因時之變以求當於必然之理數句。尤足透發思字。

池州

即今安徽池縣

思政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工日夜

有時其

疊句遞轉

(一) 作文須分層次。一篇分數段。則有數段之層次。一段分數十句。則有數十句之層次。然非多用轉筆。則平鋪直敘。文章不見波折。故用疊句分層次。必須多用轉筆折筆。然後層次清楚。而行文亦有起伏。

(二) 凡用疊句之法。有兩句一疊者。有三四句一疊者。又有用長短句疊作數層。一氣蟬聯而下者。中間尤要有頓折之筆。如中冊圻者王承福傳。中後皆用疊句。至結段云。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此卽長短句疊法也。

(三) 如此篇借褒禪山之游。以寓求學不可自畫之意。中段以其深雖好游者不能窮一句領起。後段以志與力及有物以相之。分三層。用疊筆蟬聯而下。中間有頓筆。有宕筆。有折筆。層疊遞轉。文極峭拔。

游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塚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文猶可識曰華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禪山始末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游者甚衆。伏下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游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句一

下領起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之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什一。筆曲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伏下火尚足以明也。相伏之一層物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游之樂也。長句中含短句用而字於是予有歎焉。寫入寓意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有得二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暗切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者。焉。故

非有志者不能至也。一志字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一力字有志與力而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一有物以相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盡吾志而無悔無譏一層此予之所得也。此段全寓意於學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又從仆碑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前此方點出學字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後段疊句。凡分四層。妙在每疊句中。中間又參以轉筆折筆。愈見句法之善。

長句包小句

(一)文以意為主。而辭足以充之。氣足以舉之。自有磅礴鬱積之概。古人文中。往往積數短句為一長句。中間疊用轉折。如懸崖墜石。駿馬下坡。至末句一勒便住。此種句法。最為文章勝境。

(二)文中長句最難得法。勉強學之。非失之冗。卽失之弱。惟用頓宕或反掉之筆。可救此病。歐陽修江鄰幾文集序。見中冊通篇全用長句成調。如云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又云。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中間聯絡數小句作一氣讀。最爲可法。

(三)如此篇中間論人心陷溺一段。與江鄰幾文集序筆法正相同。湘鄉他文。多用短句相接。獨此文以長句包小句。文氣鬱勃。學此種句法作文。自然氣壯情駭。

復彭麗生書

曾國藩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時曾公方丁內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而又何經濟之足言。以上謝來書之意願如足下所云。今日不可救藥。

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此敬句提出

據此發議 竊嘗以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

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第一 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

挫以去。以死。第二 而貪饕退縮者。果驢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

可為浩歎者也。第三 每層中又各作數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為深痛積年痒疥

為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以上答其 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

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之性將以方柄周旋於圓鑿之

中亦知其鉏鍤而鮮當矣。此段就自己說 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此言亂事已深練兵不易 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此言用鄉兵

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以上言 年來飽

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

魄。祓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即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

仙羅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中段議論。疊用長句。一氣旋折。唐文中惟韓昌黎有此勝概。學者最宜學步。

脗合

脗說文作吻。正字也。俗作脗。謂口也。脗合以况言之相契合也。

貪饕

說文饕貪也。字亦作明。左傳注。貪財曰饕。

骯髒

駢字門邊注。抗後漢書趙壹傳。抗方桷圓鑿。木端之入。孔處鑿其孔也。方圓之

能周兮。又不量鑿而正。鈕鑄。不相入也。字亦作齧。齧謂齒不相值也。

句法疏落

(一)排偶之文。句法宜整齊。散行之文。句法宜疏落。即間有一二整齊之句。亦必於整齊中見疏落。必能善用宕筆折筆。則句法自然曲折。善用頓筆轉筆。則句法自然流動。而有勁直之氣。又能長短相間。疏密互見。如平原林木。曲池杏藻。各極橫斜曲直。縈紆蕩漾之妙。始盡鍊句之能事。

(二)句法有敘事議論之不同。敘事句法。宜簡宜質。宜形容曲盡。議論句法。宜有翻騰。宜有起落。宜逐層駁難。逐層解釋。或全篇敘事。或全篇議論。或一篇中

敘事議論參半。各當隨其體而用之。

(三)如此篇系議論敘事相間而行。敘事句法。多曲折得情。議論句法。多雋永有味。而長短疏密。各極自然之妙。學者所宜玩味。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

原題叙起

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邛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

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

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中一句一件一短句若駟

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句二承上一句說下長若燭照數計而龜卜

也。先一句三件短句增以上敘石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一作

筆折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時王承宗師環其疆。

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途。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

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言引起下文事之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

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簪

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石以上受敘

聘就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

就。爲先生別。道義二字應上句仁且勇及以義請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

生壽。承此層上層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

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層歸重又祝曰。

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石此層歸重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

從。祝規。入古法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文一句束住上局

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通篇或序事。或議論。前中數段。層層鋪敘。至後以相與有成作結。句法錯落疏宕

入古。

大夫烏公

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聘禮

石先生

名洪字

王良造父

荀子之王良造父

也王良據張晏注即鄧無邱造父秦之先以善御幸於周穆王按史記天官書

之名張鋪張設席之類

句調雋逸

(一)句必有調。或嶽奇而磊落。或雋逸而清新。皆視乎其人之性情。又須相文體爲之。大抵議論之文。句調宜雋拔。遊覽山水之文。句調宜閒雅。有句無調。則不見生趣。其調法多在虛字轉折處求之。

(二)句法不但有調。又須有韻。凡讀之其聲琅琅可聽者。皆句中有韻者也。韻生於調。句調高朗者。韻亦高朗。句調清逸者。韻亦清逸。取上中兩冊所選各文。讀之自見。蓋未見有調而無韻者也。必調與韻協。乃成句法。

(三)如此篇首段狀石之奇。僅四句。而摹形肖象。如觀圖畫。可見造句之奇。中間記小邱之勝。分遠近兩層。而光景如在目前。後段提向空中。借小邱以寄感

慨。結句神韻悠然。令人味之不盡。

鈞鐻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三百步。又得鈞鐻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峻者。為魚

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記先

從石紋起以下極意形容見邱之勝全在石也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從上其衝然角列而

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自下而上句法於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至此方

此格也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此兩句為下寄慨伏案余

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邱之上由記得即更取器用。剗刈穢

草。代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此記開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

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此遠眺枕席而臥。則

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此臥

得之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其一謂是鈞鐻潭也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以上記邱

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從遣字宕一筆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不感不盛慨

句法勁峭。是柳州本色。妙在緯以逸調。協以雅韻。更覺飄灑移人。

鈞鐻潭

鈞鐻潭也。鈞鐻之形似之。故名。豐鎬鄠杜。灃水而得。名詩灃水東注。是也。鎬今陝西長安縣。鄠今陝西長安縣。南武王所部。鄠今陝西鄠縣。杜今貴遊。凡國禮之貴遊。子弟有門閥之貴。

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為獮言。雖貴獮學。

長短相間

(一)此與長句包短句不同。蓋彼則以數小句合成一長句。此則於數短句之後。用長句束之。或於一長句之後。用短句頓住。以句之長短。為文之節奏。善用之。文氣自然舒卷自如。兼有操縱之妙。

(二)句法長短相間。短句宜研鍊。或用排偶。或三疊四疊。長句宜疏宕。或用反

折。或用翻騰。短句不研鍊。則散漫而無檢束。長句不疏宕。則軟弱而不能振拔。皆文家之所忌也。

(三) 如此篇中間短句。多用研鍊之筆。長句。多以疏宕之氣行之。而於數短句之後。必承以長句。或束上。或起下。使文氣聚而不散。文筆凝而不滯。全從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見上冊脫化。而不襲其跡。可爲鍊句之法。

送劉椒雲南歸序

曾國藩

聖人之異於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起用長句天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承上職字來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五官字指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爲不稱。此徵句申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再包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奸之罪又甚焉。此段從人之五官皆當下文聖人者不軌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凡言

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以上疊用使夫一身得職。職字上而

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疊用上長句束上周公之所以

為周。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其不以此也哉。引周孔證明聖人結束本段今之君子之為學者。吾

惑焉。耳無真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真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視而回聽。言

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此段言不自用其耳目心

思而逐下人之好者引起下文為考據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為詞章之學者。

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強有力者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

朝記而暮誦。課迹而責音。練短句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

一變。蕩然澌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為羣意氣之所會。則又憔悴力而趨之。承上用長句中

同疊用鈞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練短句疲一世以奔命於庸

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反筆承有力本段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

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

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此言椒雲能善用心思耳目余猶懼其敝身心以役於衆好也。於其別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謂考據而奔命於衆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矜焉。歸到自結

文中大意。謂當以聖賢踐形盡性之學爲歸。不當徒務考據詞章之末。難其句法長短相間。各極凝鍊疏宕之致。

句法勁折

(一) 文章貴乎運氣。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古文中長句。有連作數層轉折。而不見爲弱者。由有勁氣貫乎其中也。惟其能勁。則句雖長而不失之冗。惟其能折。則句雖短而不嫌其促。鍊句之法。盡此兩言中矣。

(二) 作文運氣。原不止於句法。然積句成篇。未有句中之氣不足。而通篇有氣者也。故運氣必從句法始。文氣有舒有盛之分。凡文句風神宕漾者。此得乎氣之舒者也。文句勁折有力者。此得乎氣之盛者也。

(三)如此篇中段。歷敘古今文章盛衰之由。落到子美。用反折之筆。云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一連六七句。反折而下。有盛氣貫之。所以句法甚勁。

蘇氏文集序

歐陽修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字自斯文金玉也至此全以金玉二故方其擯斥。擢挫流離。窮唇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折此數子美之文玉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何如也。公其可以無恨。此段論子美必傳於後句玉

直勳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
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此言唐文盛於唐
韓李以比子美於唐
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此言
宋文
之盛。雖暗說子美
井自己亦在內
美
能及起用折筆引。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折再用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出於
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愈再用折筆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
民而流落以死。此句往句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
育賢才者惜也。此三句當作一氣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
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
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
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
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此言子
美好爲子

古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年四十有一。此敘官子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採。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命也。夫收以子美不應得

中間論唐宋文章之盛衰。看似與題不切。及至嗟吾子美云云。反振一筆。前路文章。皆成精彩。而子美文章之可貴益見。此文家虛實之妙也。

蘇子美

名舜欽少有娛大志好爲古文論議稍侵繼貴會監進奏院用壽故紙皆

范仲淹所薦而子美被又宰相杜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遂諷太傅杜公杜衍

抑昌山陰人爲衆所忌爲相進士甲科相宋仁宗與韓琦致富獨范仲淹公卒同謚

白時號清韓李學於韓愈而與愈齊名元和年憲宗天聖年號仁宗才翁子美任氣

官至三司度支判官 尤工 穆參軍 穆字伯長 祥符初第進士 時學者從學聲律 師得爲文 錄板售於京

句法變化

(一)古文句法。排偶少而散行多。然亦有排偶與散行相間而生者。大抵鋪敘處多用排偶。轉折處多用散行。又有用疊句以積成長句者。則於散行中包排偶。惟排偶之句。不得以四字六字成調。謂其同於駢體也。

(二)句法變化。全在多閱前人名作。玩其操縱離合之法。自能變化從心。欲明句法。尤在講明調法。有以矯健勝者。則合數短句爲一長句。有以婀娜勝者。則以頓挫跌蕩生情。一篇之中。隨文勢爲之。不當以一格拘也。

(三)如此篇論人才之盛衰。在主持風氣之人。中段專從主持風氣發議。其句法全以單調挾雙調而行。具變化不測之妙。學者當於轉折頓宕之處。細細熟玩。

原才

曾國藩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以若筆起自乎。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開首即從風俗說民
 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
 衆焉。君字作主解謂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
 利。則衆人與之赴利。以義利分兩非利衆之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
 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用單行句法接束上文先王
 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承上段義故道一而俗同。此人才
 也。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
 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
 則人才衰於下上。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
 功利而不返。起排下句水流濕。火就燥。無感而不讎。所從來遠矣。句頓佳行今之君子在勢
 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已之。所向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

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用長句反折連作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領起排句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從上段意撥轉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承上單行句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向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上用雙排收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覩矣。

通篇文氣於勁直中寓婉曲由其能以單行挾排偶而行也。悟此法鍊句自能變化無窮。

才說文艸木之初也注艸木之初而枝葉畢具焉生人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見

經說水流濕火就燥見易文尸也戢戢衆多

鍊字

鍊字不但在句中。有鍊一字。即可通攝一段與一篇者。如蘇轍上韓太尉書。見上冊鍊一氣字。一觀字。貫串全篇。柳宗元愚谿詩序。見本冊全篇意思。卽從一愚字生出。其每段鍊字之法。又皆從全篇所鍊之字生出。蓋篇爲幹而段爲枝也。至句中鍊字之法。意義欲其堅稿。安置欲其妥貼。聲音欲其響亮。又有虛實互用。譬喻形容等門。學者於所選各文中觀其通可也。

用字轉換

(一) 文章用意。欲其深入。又欲其顯出。入之不深。則意浮。出之不顯。則意晦。惟妙於用字轉換之法。有同一字而反正相生。或易一字而開合不同。如此則意思敏活。入之深。又能出之顯矣。

(二) 文章用意靈活。全在用字轉換得法。如蘇洵木假山記。見上冊中間一段。譬而不殤。拱而不夭。云云。僅從上一段中轉換一二字。用意遂能反正相生。又蘇軾量君成詩集序。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

者之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其用字轉換之妙亦同。

(二)如此篇中段。一是蹈水火者之求救於人。一是救蹈水火者之人。兩邊句法調法均同。中間僅易一二字。而意思全異。令讀者醒心豁目。此用字之妙。所以能深入顯出也。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以上敘上」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此層言望」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此層言往」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此兩層」

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從喻意接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燕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說到望其救仍提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之矣。如時不可何。難作一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之耳。非天之所能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此解上層且今節度觀察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此以節度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此又進一層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中一段分兩層說。祇更換數字。而意思全別。固由筆法之妙。亦見用字靈活。

取於盜

禮記雜記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夫者之爲公臣曰其所與遊始也

有君命舉於管庫禮記檀弓篇晉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
焉爾也禮記檀弓篇晉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

以字立柱

(一) 文章用意。有分柱之法。柱意既立。全篇之意。即抱定柱義闡發。有立一柱或兩柱三柱者。每柱又各立一字以爲標準。此所謂以字立柱也。所用之字。卽爲柱之眼目。亦爲文之線索。若遇緊要處。必須點醒。則眼目清楚。線索分明矣。

(二) 立柱之字。須從題中生。蓋題目爲一篇之幹。而分柱則又支中之幹也。有幹則枝葉有所附麗。有柱則辭意有線索。文不散漫而意有歸宿。故以字立柱。亦文章之要訣也。

(三) 如此篇以日喻道。以眇者之不識日。喻不知道者之求道。前段以求字立柱。後段以致字立柱。前段以喻意引起正意。後段先說正意。然後以喻意證明之。通篇祇一求字。一致字。其議論反正開合。皆不脫此兩字。

日喻

蘇軾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此由日之形而誤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此由

日之光而誤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此由求字立

柱以下入正意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

亦無以過於鐘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愈遠求故世之

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此段言未嘗見而求

文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此以致字立柱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

人而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其

爲致也。歟。「用解釋致字以下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

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發提識起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

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

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以上言不學而強求其得是教字之反面

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於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結出作意

通篇俱用喻意發明。前段從求字正面設喻。後段從致字反面設喻。而一求字一致字之柱義。一絲不亂。此文章鍊字立柱法也。

籥據說文字當作俞謂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至籥字則書僅竹管也方音頴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管亦謂之籥亦謂之觚蓋以白塔染之可拭去

今再書者其製如**孫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閭闔閭以爲將西破楚北威齊**沒**

人淵若陵視舟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

以字爲關鍵

(一)文章縱之欲其肆。操之欲其固。有操而無縱。則議論不能通暢。有縱而無操。則意思無所收束。關鍵卽操縱之樞紐也。古文有鍊字。以作通篇之關鍵者。或一字。或兩字。爲全篇筋脈之所注。譬如戶之有樞。門之有鍵。不如此。則文字收束不能完密也。

(二) 文有鍊一字。生出全篇關鍵者。如蘇東坡賈誼論。見上鍊一才字。而以不善用其才爲立論之根。前半以生之不能用漢文一句。束上起下。後半以生才有餘而識不足。結全篇。中間全從不善用其才發議。此卽爲一篇之關鍵。

(三) 如此篇空中提出一物字。而以寓意於物。留意於物。爲關鍵。中間更以病字樂字。爲全篇前後線索。其操縱自如。真若六轡在手。一塵不染。此鍊字之妙也。

寶繪堂記

蘇軾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此兩句一篇之主前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樂字病字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以上總領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此老子之言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鍊鍛。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再用引證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

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前略。疊用。引證到此。

出題。便不突。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轉到留意於物。再見其病。鍾繇至以此

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

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此言留意於物。足以爲病。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

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與也。再承上文。折下。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

書。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

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二

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收束本段。即帶。意。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

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

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

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仍以樂字。收束全篇。

前半說留意於物之病。後半說寓意於物之樂。通篇反正相生。全以數字爲文之

關鍵。結束極爲完密。

王晉卿

蜀名說長公

子全斌有傳附王全斌尙

老子五句

見道德經十二章

劉備結髮

乃進曰明性好結髮見諸葛亮時適有人以髮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

康鍛鍊

康晉人性絕巧能綴鐘會開廉名而造焉

阮孚蠟屐

孚晉人籍有詣

一爭者見其自理蠟屐款曰未知鍾繇嘔血發塚繇魏時太傅初求蔡邕嘔血

其及誕乃得之發宋孝武王僧虔僧虔善書宋孝武欲擅書名僧虔桓玄走舸

物溫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既宜恆在左右脫有不意當使輕訶載服玩及書畫等

王涯複壁唐王涯家多前代法書名畫厚爲垣

用字形容

(一)作散行文字。自當以大氣包舉。不徒以雕刻字句爲工。然狀山水之清奇。繪草木之穎秀。與夫鳥獸蟲魚之情態。非用字形容。則不能窮形盡相。使真景呈露於目前。卽不足盡文章之能事。故其法亦不容不講。

(二) 作文形容物類。用字務要真要切。不真則不能與物情浹洽。不切則不能使物態呈露。如柳宗元永州新堂記。見上冊起句將爲穹谷巘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其穹字巘字淵字。皆形容物象者也。又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其延字混字。皆摹寫光景者也。舉此可以類推。

(三) 如此篇亦柳宗元所作。通篇以曠字與字爲線索。首段曠與並提。中段從曠字折到與字。後路用韻語說與如之勝。中間如俛入綠縵。幽蔭蒼蔚等句。皆極鍊字之妙。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柳宗元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與如也。曠與兩字並提。爲一篇之眼目。如斯而已。其地之陵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邱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與宜。兩層說曠與。皆形容字。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以敞字證曠字。因其與。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翫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邃深遠之意。此釋與字。以深遠之意。此釋與字。今所謂東邱者。到入題字折

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今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抵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栴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縵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風自至。水亭陋室。曲有興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以上用字皆曲寫興趣。末句折一筆。開出下文。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再回繞曠字。一筆以起下文。而於是小邱。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以上言既有曠之如之景。不可無與如之景。邱之幽幽。可以處休。邱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邱之下。太和不遷。茲邱之顛。異乎茲邱。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以上言邱與如之勝。頭句一韻。首節清亮。

通篇從曠與兩字生情。其鏤字之妙。足以狀物情。寫物景。使人讀之。意遠情怡。與物情物景相會。

召公之德

周召公奭封於召有惠政召人歌之。蔽帶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用字生新

(一) 文章不獨意要新。詞要新。卽用字亦要新。蓋不新則陳腐可厭。世間凡事。皆去陳卽新。况文章爲日新之物。未有陳腐而可以爲文者也。韓昌黎作文。陳言務去。卽新之謂也。新與怪不同。怪則務爲險僻。令人難解。新則以意鍊字。有意則自能生新矣。

(二) 前言用字有譬喻形容等法。譬喻如駛字。言馬行速也。而昌黎送廖道士序云。水清而益駛。則以喻水矣。如怒字。人之怒也。而柳子厚永州新堂記。堆阜突怒。則以喻堆阜之高起者矣。至形容字。若曠如奧如之類皆是。更有假字形容者。如鈷鐻潭西小邱記。形容石狀。有云其嶽然相累而下。又云其衝然角列而上。嶽字衝字。皆假山與物之衝出者以形容也。

(三) 如此篇中間言山。則曰尾蟠荒陬。首注大溪。尾蟠首注。皆譬喻字也。又如馳奔雲蠹一句。馳字雲字爲譬喻字。奔字蠹字爲形容字。餘可類推。解此用字。自能推陳出新。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面字無構榦節稅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以上敘山之景是山峩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蠹互數十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星字蒼翠詭狀。綺縮繡錯。綺縮繡錯形容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微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歎。此敘馬退山下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概。入作亭乃墜乃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以上敘游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間之愧。故志之。

文中用字。於譬喻形容兩門。均極其妙。文亦鮮秀刻露。有情有文。

邕州

即今廣西北寧縣馬山在城北十五里

周王之馬跡

左氏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其心謀父作祈招之

詩以止王心王是

謝公之屐齒

謝靈運傳靈運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方

牧唐虞時方岳牧伯

墜仰而攸字

詩小雅斯干篇君子攸字按李斯字通用

蘭亭

在今浙江紹興縣

修禊事於蘭亭仲兄云從李諸侯假於郡藩即謂此也

句中鍊字

(一) 一字不穩。卽爲一句之累。一句不穩。亦爲全篇之累。句中鍊字。尤爲作文要訣。蓋積字成句。欲講練句之法。必先講練字之法。凡句法最忌冗長。知練字則字少而意足。他人須數句而意始明者。古人祇須一字而意卽顯。文章自能去冗長而趨潔淨。

(二) 字法藏於句中。句有整句散句之分。整句或四字或六字成句。其練字或單或雙。必使兩整句中自成對偶。散句不論長短。其所練之字。或從上半句領

起下半句。或在下半句倒煞上半句。則句法自然勁挺而有力。

(二) 如此篇中間。有整句。有散句。整句練字。必兩句相對。散句練字。或在句中。或在句尾倒煞。無不有法度存乎其中。所以句勁而字堅礪。

答寶秀才書

韓愈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上努力二字與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

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中間用一篤字。系為專字。著力若奮去篤字。未嘗不成句。然弱矣。學不得其術。

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

窮。年老而志愈困。兩整句字字相對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

喘焉。無以覲朝夕。「覲」字。則字句中。必增多數字矣。此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

賢若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次

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鈞」字。譬喻法。散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

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約」字。偶相對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

譬被喻法遁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字偶相對遇足下之請懇懇懇字倒懸猶將
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譬兩喻均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吝解顧足
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足兩上意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
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
已偶句作收

通篇全係謝其從學之意。然終不告以如何作文。意竇秀才有不足以與之言文者。故其辭如此。其措辭婉曲處。全在句中用字得當。故不傷於直。以意運字。

(一) 作文全在用意。無意則文無生氣。甚且浮詞浪墨。令人生厭。不獨一篇一段須用意。卽一句一字亦須出以精心。而字法尤須用意研鍊。昔人有得杜甫詩舊本者。讀至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數人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發。後得完本。乃過字也。可見作文一字不可輕下。

(二)文中用字。有疊用一字而不見其繁者。有省去一字而即嫌其少者。此種利病。非多作多讀不能知。又聲韻要響亮。大抵句中平仄。須一平一仄相間。或兩平兩仄相間。若數字連用平聲。或連用仄聲。則讀之便不響亮矣。

(三)如此篇敘事與議論相間。大意言樹木與治人。全在順其天。勿違其性。中間敘事處。字字簡潔。議論處。字字研鍊。增一字不可。少一字不能。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此句用字形容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

甚善。名我固當。因舍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

安豪富人為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養字活字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

蚤實。以蕃。此句以蕃字承上碩字。茂實四字有力。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此句中如字若易及字。便不親切。有

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且句中用法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此兩句乃一篇之主

以下發議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忽慮。去不

復願。數句疊用其字欲字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二句申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應上字天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碩茂字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此句應上蚤實以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應上其培欲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勤。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應上勿動勿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兩句申而木之性日以離矣。天性應上包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愛字植者不如之的雞字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此句申入下意

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筆折然吾居鄉見長者好煩其令。類字對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蚤與早同而與爾同。恐字。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養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數長句用且字。應上字作

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一筆傳其

事以爲官戒也。

譬養民於養樹。借種樹之言。以警養民之官。通篇無不顯之意。無不達之情。由其用字妙也。

長安今陝西長安縣

用字伏應

(一)前後伏應。乃文中脈絡所係。前路或從反面。或從旁面作伏。其用筆宜虛不宜實。入後以回應繳醒伏筆。則虛者皆實。古文中以意爲應伏者多。然亦有練一二字以爲應伏者。則脈絡愈見清楚。而文意亦愈顯豁呈露矣。

(二)應伏之法。前半或提出一二字。從空中發議。入後即用此二字印實。或從題面立說。或推到題後立論。則處處回應矣。亦或前路將一二字。從反面翻騰說入。至後半即將反面撥轉。亦處處回應矣。用法不同。在臨文時善於變通耳。

(三)如此篇通體以一榮字。一難字。爲前後伏應。前路將刺史之榮與其難爲。

極力鋪張。爲下半篇振勢。卽爲下半篇伏脈。至後路撥轉。卽云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一筆回應。全篇脈絡流通。最爲生動。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屬多吏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仁字貫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喜懼係乎一境。人見其權之大。大丈夫至刺史亦榮矣。爲下伏脈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閭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疊用兩矣字。兩况字。兩乎字。引起下文。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兩句。雙重引起。難字。令不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數句。言州與縣之難。爲上連帥。爲下伏脈。州在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吾見刺史之難爲也。一點出。難字。爲下伏脈。州在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此句。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兩句。應上一難字。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

遊於崔君。度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于是乎言。于收崔君並帶收

前路極言刺史之榮與其難。見刺史雖榮而不易為。入後說到崔君于公。一筆撥轉。應上榮與難二字。用筆極為輕便。所謂文如翻水成也。

復州

今湖北
沔陽縣

連帥

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有帥于公字

元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欽
民方急篇中借崔以規于

京師範國文講義 一册 一元半	中共和國文字源流 一册 紙面三角 布面四角	中文字源流參考書 一册 四角	國語學中文法要略 二册 紙面各六角 布面各七角	馬氏文通 二册 一元半	國語中等國文典 一册 一元	國語師範國文典 一册 六角	漢文典 二册 大本一元 小本八角	中國文典 第一編 二角半
-------------------	--------------------------	-------------------	----------------------------	----------------	------------------	------------------	---------------------	-----------------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Grammar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華民國六年十二月初版

(評) 文法津梁三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溧陽宋文蔚

校訂者 武進楊游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長春
 龍江 濟南 東昌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蕪湖 興安 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武昌 長沙
 重慶 成都 瀘州 萬縣 宜賓
 貴陽 昆明 蘭州 西寧 迪化
 石家莊 哈爾濱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三〇五〇

209004
(2)

